

## 評古清美 《明代理學論文集》

(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一九九〇年五月，四百頁)

鍾彩鈞\*

本書為作者研究明代理學十年的成果之彙集，對當今宋明理學研究有重要的貢獻。

本書採用學術史的方法，為明代學術思想的發展，描寫出清楚的脈絡。

茲介紹本書對明代思想史的見解。本書跳出黃梨洲《明儒學案》的觀點，來描述明代思想史的線索。黃梨洲以陽明學來籠罩整個明代思想界，視明初的理學為預備期，白沙、陽明後為昌盛期，故謂：「有明之學，至白沙始入精微。……至陽明而後大。」陽明學徒遍天下之後，流弊滋甚，而有東林學派與劉蕺山的興起，梨洲則視之為陽明學的修正者。本書作者指出梨洲有尊王紉朱的傾向（這裏有更多學術史轉向的問題，作者在〈從明儒學案談黃梨洲思想上的幾個問題〉一章有細密的分析），故跟隨梨洲的觀點，並不能得到明代思想發展線索的本真。

明代思想發展的線索是什麼呢？作者以為主線是承繼濂溪、明道、朱子、象山而發展的，其特色則是心學。由於科舉的關係，朱子思想早成明代知識分子教養的重要成分。在〈明代前半期理學的變化與發展〉一文中，作者描述明初朱學者重視體驗自得，重涵養過於窮理，故雖稟朱子成說，卻強調心與理一的修養、體驗此心廣大虛明的境界，可謂朱子學的心學化。白沙、陽明少時皆曾對朱子學下過苦功，其心學乃針對朱子心理不能合一的問題而起。可以說，明初朱學者已經導其先路了。〈程明道、陸象山、王陽明對仁體的詮釋〉一文，從「仁體」觀去看明道、象山至陽明的傳承。〈王陽明致良知說的詮釋〉分析良知觀念的來龍去脈。良知由天理義轉出，但陽明晚年不免偏重於昭明靈覺的化境，遂造成天理義的脫落。良知說

---

\* 鍾彩鈞先生，本所副研究員。

的流弊，如虛玄而蕩、情識而熾，皆由此而生。東林學派的救正，在於性理義的再顯。在〈羅念菴的理學〉中，作者指出羅念菴的學術淵源實是濂溪、明道，而本濂、洛之說來了解「致良知」。至於念菴的參究良知寂感問題，以及理在心亦在事的主張，則使他向朱學接近，無形中開啓了明末朱學復興的契機。在〈劉戡山對陽明致良知說之繼承與發展〉中，作者詳細考察戡山對陽明學「始疑之、中信之、終而辨難不遺餘力」的過程及理由。〈劉戡山的誠體思想與其實踐工夫〉一文則說明戡山把握濂洛以來以《中庸》言誠的脈絡，在「獨體」義中收攝前輩論心論性的傳統，又能融化濂溪的主靜，抉擇明道、伊川、朱子的誠、敬，以建立一套渾宏精密的實踐工夫論。可以說，作者主要的貢獻，在清理出濂溪、明道、朱子、象山思想在明代傳承的脈絡，以說明明代思想的發展。

本書寫作上的優點，第一，在提煉這些學術史線索時，有簡單、堅定與清晰的說明。黃梨洲謂明代理學為前代所不及，牛毛繭絲，無不辨晰。本書則能提綱挈領，無頭緒紛繁與析理破碎之病。例如敘述極複雜的王學致良知問題，作者扣緊良知與天理的關係一點，闡釋得井井有條。劉戡山之學浩博無涯，作者卻把握戡山對陽明態度的三變，以及其工夫論，為探討的重心。其次作者對明代理學家潛體密驗的風格顯然相當欣賞。我們固然看不出作者有效法其工夫或尋求其悟境的痕跡，但在描述學者面對心性之學的傳統、時代的問題，而開拓自己的道路，建立承先啓後的學術地位之處，每有津津有味之感，可見作者不僅觀察諸家理論脈絡，且能有精神上的呼應。作者在自序中說這種感動是她能持續研究的動力來源，其實這也是本書能使人持續閱讀的原因。

本書可商榷之處，就管見所及，略舉如下。

第八頁引《朱子語類》卷一二六：「吾以心與理為一，彼以心與理為二。亦非固欲如此，乃是見處不同。彼見得心空而無理，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。近世一種學問，雖說心與理一，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，是見得不真，故有此病；《大學》所以貴格物也。」此條中，「彼」指佛學，「近世一種學問」指陸學。作者誤以為皆指陸學。

第九頁：「朱子教人看重氣質之拘、物欲之蔽，當下意識作用的『心』必須加以馴服、規範、教育，方能向著性、理的至善之域行去，才是真正『心與理一』。……朱學的這種趨向必然減損了人對道德內在的、主動的、自覺的啓發之力，且人落在現狀（心）和至善（性、理）之境的期許和嚮往而又矛盾分裂的距離中，使聖

賢之學成一項曲折、艱苦而又幾乎看不到盡頭的追求過程。」作者判定朱子的聖賢之學幾乎不見盡頭，這是對的。但說朱子主張人須馴服其心，因而減損了道德的內在的、主動的、自覺的力量，卻不正確。《朱子大全》卷五十四〈答項平父〉：「聖賢教人，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，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，卻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，若不講明體察，極精極密，往往隨其所偏，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。」卷四十二〈答石子重〉：「熹竊謂人之所以爲學者，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。心未能若聖人之心，是以燭理未明，無所準則，隨其所好，高者過，卑者不及，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。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，則尙何學之爲哉？」以上兩段，朱子都指出心的限制，而強調需要講明體察與爲學，使得此心同於聖人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朱子並無「馴服」其心的言論，朱子相類似的說法，是說「收斂」。《朱子語類》卷十二：「敬……只是有所畏謹，不敢放縱，如此則身心收斂，如有所畏。常常如此，氣象自別。存得此心，乃可以爲學。」馴服者，以理馴服心，心是被動的；但收斂卻是心的自我操持，仍然是主動的、自覺的。筆者以爲此雖毫釐之辨，卻大有關係。當然，朱子的後學或如作者所云，這就非此文所能論及了。